



夜幕降临

全球最畅销的政治揭黑小说

Night Fall

[美] 尼尔森·德米勒/著 李自震/译

Nelson DeMille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
夜臨神廟

全港最靚的夜景之一

Night Fall

BY ANDREW CHENG
PHOTO: ANDREW

© 2008 ANDREW CHENG



Nelson Demille
Night Fall

[美] 尼尔森·德米勒 著
李自震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幕降临/(美)德米勒著;李自震译.

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80225-279-0

I. 夜... II. ①德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51137号

图字:01—2007—1350

Copyright © 2004 by Nelson DeMille

Copyright licensed by Nicholas Ellison, Inc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7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夜幕降临

(美)尼尔森·德米勒 著 李自震 译

责任编辑:许彬

装帧设计: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邮购电话: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650×980 1/16

印张:20

字数:420千字

版次:2007年5月第一版 200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279-0

定价:26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作者前言

这是一本取材真实事件的小说：1996年7月17日，纽约长岛附近，美国环航公司800班机突然坠毁。

书中人物全属虚构，但难免闪现真人形象。

我在书中描写了1996年7月17日的惨剧和随后进行的坠机调查。为此我查阅了有关公开报道，采访当年经手此案的调查人员以及坠机的目击证人。

官方宣称坠机皆因机器故障，但异议强烈，指出悲剧是阴谋所致。我尽量反映争执各方观点，尤其是准确再现目击者所言、法庭证据和调查细节。当然，我对举出的反证，做了文学加工和戏剧化处理。

谨以此书悼念1996年7月17日晚，不幸丧生的环航800班机的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。

献给死者的家属和至亲。

献给参与水上救援、飞机修复和悲剧原因调查的几百名女士、先生们。

第一部

1996年7月17日

纽约 长岛

你知我知
不让他人知
因为这是个秘密

爱丽丝奇遇记

第一章

巴德·米切尔开着一辆福特探险家牌敞篷车，行驶在沙丘大道上。迎面悬着一块牌子，上写卡皮索格滨海县公园——开放时间：清晨至傍晚。天色已是傍晚，可是巴德还是把车开进了空荡荡的停车场。车场尽头有一条游览野径，路被栏杆挡住了一部分，也挂着一块牌子：车辆禁止通行。

巴德旁边坐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，名叫吉尔·温斯洛。

巴德问：“你真的要在这里干事？”

吉尔回答：“没错，那才够味呢！”

巴德毫无热情地点了点头。他绕过栏杆，加大马力四轮驱动开上沙道。道路两边全是绿草漫坡、又高又大的沙丘。

巴德认为，婚外性爱对两个人来说已经够刺激了，吉尔却不这样看。吉尔觉得只有在荒郊野外寻欢作乐才更性感、更浪漫、更刺激，才不枉自己对老公的一番背叛。巴德也觉得，和有夫之妇发生性关系反而使人更加欲火上升，想入非非。

巴德在40岁时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：女人就是别有风味。现在，五年过去了，巴德偷香窃玉也有两年之久。巴德意识到他和吉尔并没有心心相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吉尔确实是一个迷人、多情的尤物。最重要的是，吉尔已为人妇，而且并不打算和丈夫分手。正好，巴德认为和已婚妇女上床更能保证性安全。

巴德的得意之处还不止于此。

巴德和妻子阿兰，吉尔和丈夫马克，四个人都在一个交际圈内活动。当他们在交际场合相遇时，巴德没有丝毫的尴尬和不安，反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巴德是个相当自负的人，他心中的一段隐情常使他窃喜不已，那就是吉尔·温斯洛的冰肌雪肤早让他从上到下看了个够。

但是，起初的“隐情”并没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乐趣。头几次偷情时，两个人紧张得要命，生怕被人抓住。两个人互相盟誓绝不向任何人泄露此事。没多久，两个人又互相暗示他们已向自己的挚友有所透露，为的是在离家幽会时，请他们配合编造借口。巴德总想知道吉尔托付的朋友是谁，社交会上，巴德饶有兴趣地

猜来猜去。

他们住在长岛的黄金海岸,离西汉普顿大约 55 英里。两人各自开车离家,在一个事先约定的乡村停车场会合。

吉尔把自己的车就地存放,然后乘着巴德的“探险家”开往一个旅馆。在旅馆,巴德问吉尔这次的借口是什么,吉尔就吱了一声,所以巴德又接着问:“今晚你到什么地方?”“和一个女友共进晚餐,她住在东汉普顿,明天去购物。”吉尔又说,“这倒是真的,因为明天早晨你必须到家。”

“这位朋友能配合吗?”

吉尔不耐烦地噓了一声:“行啦,别瞎操心了!”

“好极了!”巴德注意到吉尔并不想问他的借口是什么,好像知道得越少越好,不等问,巴德自己就说起来:“我和朋友去深海捕鱼,在海上,手机信号接收差。”吉尔只是耸了耸肩。

巴德·米切尔明白,尽管稍有厌烦,他和吉尔还是热爱自己的妻子或丈夫,疼爱自己的孩子,留恋那舒适的上中等生活。他和吉尔,也可以说是相互有情的,但是没有必要一个星期七天呆在一起去和油盐酱醋打交道,看来,一个月幽会三四次足矣!

在一个沙丘前,路没了。巴德停了车。

吉尔说:“往海滩上开。”

巴德离开沙路,驶向大海。

巴德握住方向盘,围着一座高沙丘转。“探险家”穿过灌木和海草,顺着—个缓坡往下开。待转过沙丘,巴德停下车,从沙道上看不到这里停着一辆车。看仪表盘上的计时器,正是 7:22。

大西洋上的一轮红日正在下沉,大海静如池水,天空清澈,只有零七八碎的几丝白云。

巴德对着吉尔感叹:“多美的夜色啊!”

吉尔开门下车。巴德熄了火,跟在吉尔后面。

他们打量了一下白色的沙滩,50 码开外就是海边,落日给海面撒上一把把碎金,沙丘上的海燕麦在陆上吹来的和风—中沙沙作响。

巴德四下望去,看看是否就只有他们自己。沙丘大道是进出这个堤岛的唯一通道。他看见有几辆汽车正离开海滨,驶向西汉普顿,但是没一辆车是朝他们的方向开来。

这个细长的小岛向西 100 码就到了莫里切斯海口。巴德隔岸望去,火岛上史密斯波因特县公园历历在目。

正是星期三,所以来汉普顿度周末的人都回城了,剩下的人也沉醉在鸡尾酒中。而且,正式的停车场至少在半英里之外。

巴德说:“我想这里的海滨是我们的天下了。”

“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?”

吉尔回到车旁,打开后盖,巴德和吉尔一起动手往外搬东西,有毯子、小冰箱、

摄像机、三脚架等。

他们在两座绿茵茵的沙丘间的谷底找到了一块落脚地。吉尔铺好毯子，放好冰箱，巴德安装三脚架和摄像机。巴德取下镜头盖，透过取景器把摄像机对准吉尔。吉尔光着脚，盘腿坐在毯子上。晚霞最后的微光照亮了周围的景色。巴德调整好焦距镜头，按下了录制键。

巴德也坐到毯子上，吉尔用开塞器拔出了一瓶白葡萄酒的塞子。巴德从冰箱里取出两个酒杯，吉尔倒酒。

他们当的一声碰了一下杯，巴德说：“为了夏天的夜晚，为了我们在一起。”他们边喝边接吻。

他们俩意识到摄像机把他们的声音和一举一动都录下来了，于是显得有点不自然了。最后还是吉尔打破了冷场。

她问：“那么，你常到这里来吗？”

巴德笑答：“头一次。你呢？”

两人相视而笑。接下来又是沉默，两人几乎是忸怩不安了。巴德不喜欢直对摄像机，但是，过后他会看到这样做也有其妙处。待回到西汉普顿的旅馆，边在床上颠鸾倒凤，边看录像，也是个不赖的主意。

他们又喝了一杯葡萄酒，天色越来越暗，吉尔按捺不住了。她把杯子放在冰箱上，站起身，一把扯下了针织上衣。

巴德也站起来脱去衬衫。

吉尔脱下卡其短裤，顺势一脚踢开。她戴着乳罩，穿着内裤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巴德脱衣服。然后，她摘到乳罩，褪下内裤，面对摄像机，高举双手，优雅地来了几个旋转，嘴里喊着：“嗒，哒！”对着摄像机鞠躬行礼。

他们拥抱接吻，用手在对方溜光的身上摸来摸去。

吉尔把巴德拉到镜头合适的角度上，扭头对着摄像机喊：“第一场，口交。”她双膝落地，开始在巴德身上做起口交动作。

巴德精神紧张，膝盖像海绵一样发软，两只手不知做什么好，后来，把手放到吉尔的头上，用手指梳理着吉尔褐色的直发。

巴德知道摄像机正捕捉他脸上的表情，于是装出一点笑容，为的是重新播放时，也带点喜兴气。事实上，他真感到有点不雅和别扭。

在有女职员的公司里，巴德算得上是个好色之徒。而吉尔却是一脸正经，说话都是低声细语，偶尔笑一笑，显示点幽默。然而，在床上，巴德可吃惊地领教了吉尔的性疯狂。

吉尔感觉巴德要控制不住了，于是一屁股坐下来，仰着身子说：“第一场结束。第二场，酒，请。”

巴德取回酒瓶。

吉尔仰面朝天躺下，大腿高高跷起，喊了一句：“尝尝太太大餐的味道吧！”双腿一分，嚷了一声，“倒！”

巴德跪在吉尔两腿之间，把酒倒下去，不待人教，低头把舌头埋在吉尔的山

山谷谷里。吉尔已然是上气不接下气,但还喘着气说:“我希望你没有把镜头对偏了。”

巴德抬起身子,看了一眼摄像机:“没有。”

吉尔拿起酒瓶,把酒一滴不剩全倒在自己身上。“舔!”

巴德舔着吉尔结实的小腹,丰满的乳房,最后舔着那两点红晕不放。

过了一会儿,吉尔坐起来说:“我浑身发粘,咱们来场裸泳吧!”

巴德站起来说:“我看还是走吧,回旅馆去冲澡。”

吉尔根本不搭理,径自爬上沙丘,遥望着大海。“上来,把摄像机架在这儿,拍下我们裸泳的镜头。”

巴德知道争论没有用,快步走向摄像机,关上机,连同三脚架一起搬到丘顶,把架腿戳进沙地。

巴德望着沙滩、大海和天空。地平线依然笼罩在落日的余辉下,但海面远看已经是深蓝近发紫了。头上,星星出现。高空上的客机闪着亮光飞过,远处水天线上的巨轮灯光闪闪。

吉尔看着取景器,把光度调到了强档,加长焦距,加宽镜头视角,然后按下录制键,感叹了一声:“太美了!”

巴德回答:“也许我们不应光着身子去海滩,那里没准还有人。”

“说什么哪?只要不是熟人,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?”

“话是这么说,还是穿上点衣服吧!”

“巴德,活着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。”

吉尔拔步就走,顺着沙坡连滑带跳直奔沙滩。

巴德注视着向大海跑去的吉尔,体态丰腴,洁白如玉,巴德一阵心慌意乱。

吉尔转身向巴德喊:“快跟上。”

巴德跑下沙坡,穿过平展展的沙滩,赤身露体,一通疯跑,任裆中物在风中荡来荡去,巴德感到有辱斯文。

在海边巴德追上吉尔。吉尔推着巴德转向沙丘上的摄像机。吉尔挥手大喊:“巴德和吉尔要和鲨鱼共游。”说完,拉着巴德的手,溅着水花,扑向平静的大海。

凉爽的海水让他们激动不已,他们马上想到先洗浴一番岂不更妙。待咸咸的海水没到臀部,他们停下来,互相为对方前前后后地搓洗起来。

吉尔瞧着大海:“简直是魔幻世界。”

巴德站在吉尔旁,一起注视着。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平滑如镜的大海,晚霞尽染的天空。两个人都陶醉了。

巴德向右看到一架飞机的灯光。这架飞机距火岛大约8至10英里,高度可能是10000到15000英尺。飞机越来越近,机翼上反射着落日最后一抹霞光。机尾在深蓝的天空撒下四条白色凝结云。巴德判断飞机是从向西距此60英里的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欧洲航班。此时,巴德忽然异想天开,他说:“我真希望我和你都在这架飞机上,到巴黎和罗马去逛一逛。”

吉尔失声大笑：“你出门在汽车逍遥店里呆一小时，就吓得丢了魂似的，还说什么巴黎、罗马？”

巴德恼了，“我才没丢魂，我是小心不为过，还不是为了你。”他说，“让我们走吧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吉尔捏住巴德的屁股说，“这个录像带在电视屏幕上一放，肯定场面火爆。”

巴德仍是气怏怏地没回答。

吉尔一把握住巴德的臊根：“就在这儿来吧。”

“那……”巴德又把海滩前前后后看了一遍，然后又看了看沙丘上的摄像机，摄像机正对着他们。

“快点，趁没有人来。真像《地久天长》里的那个镜头。”

巴德有千百条充足的理由认为不应在光秃秃的海滩上做爱，但是吉尔只要有一条理由认为应该，就会咬住不放。

吉尔拉着巴德的手，走到海边，只见浪花轻柔地拍打着湿漉漉的海滩。

吉尔说：“躺下。”

巴德躺在沙滩上，任海水在身上涌来涌去。

吉尔爬在巴德身上，两人开始云雨销魂，缓慢而有节奏，吉尔就喜欢这样做。主要动作是由吉尔完成，快慢也由吉尔掌握。

扑到脸上、身上的海浪多少使巴德有点分神，尤其是躺在一览无余的沙滩上，更让巴德惴惴不安。但是，巴德眼前的世界很快就消失了，只剩下大腿之间那方寸之地。此时此刻，就是海啸袭来，他也顾不上了。

不久，吉尔进入高潮，巴德也放水灌田……

吉尔爬在巴德身上，喘了一会儿粗气，然后双腿一分，膝盖着地，骑坐在巴德身上。

她开始要说什么，忽然，一句话说了一半就愣住了，眼盯着大海。“什么……？”

巴德也急忙坐起来，越过吉尔的右肩，顺着吉尔的目光向海面望去。

有什么东西正从海面升起。巴德马上就辨认出是一束橘红色白炽火焰，还拖着—股白烟。

“到底是什么东西……？”看似七月四日国庆节施放的火箭，但是眼前的个儿大，大得不是一星半点，而且还是从海里冒出来的。

他们两人注视着火箭急速上升，火箭升空后，速度益发加快，先是走“之”字形，然后掉了向。

忽然天空闪了一道光，跟着出现了一个大火球。他们尖叫着扑到地上，傻了似地瞧着冒着火的碎片从爆炸处雨点般地落下，接着又是两声闷雷滚过海面，在他们耳际震荡，两个人又是一场惊吓，最后，一切都沉寂下来。

大火球在天空悬了好久，然后开始降落，碎成两—三片，带着火，—片接—片地落下来。

碎片在几英里外的海面燃烧,火光映照着天空。除去几股黑白烟,天空又恢复了清澈。

巴德看了看地平线上的火光,看了看天空,又看了看海面,内心狂跳不已。

吉尔小声嘀咕着:“哦,上帝……这是怎么了?”

巴德木然地站起来,眼前的一切使他如坠万里云雾,但是凭直觉,他知道此事异常可怕,非同小可。巴德马上想到不管这件事到底怎样,其声势足以把人们引到海滩上来。他抓住吉尔的胳膊说:“离开这儿,快!”

他们转身,猛跑过50码沙滩,爬上沙丘。

巴德抓住三脚架和摄像机,吉尔连滚带爬地下了沙丘。巴德跟在后面喊:“穿上衣服,穿上衣服。”两人三把两把穿上衣服,向“探险家”跑去。巴德拿着摄像机,扔下毯子、小冰箱不要了。

他们把三脚架和摄像机扔到后座上,赶忙跳进前排座,巴德点火挂挡。

两个人都喘着粗气。没有开车灯,车辆打着转儿,退回沙路上,向右来了个急转弯。在黑暗中,巴德小心地开着车,沿着游览小道,穿过停车场,开上沙丘大道。巴德马上开灯加速。

两个人都没说话。

一辆警车迎面呼啸而来,急速擦车而过。

用不了五分钟,他们就会看到海湾对面西汉普顿的灯火。吉尔说:“巴德,我认为是飞机爆炸。”

“也许……也许是大型烟花火箭,从船上发射的。”巴德说,“爆炸了,你知道……,有人放礼花。”

“烟花火箭爆炸不是这样,也不可能在海面上燃烧。”吉尔瞥了巴德一眼说,“是个大物件在空中爆炸,坠落在海上,是飞机。”

巴德没回声。

吉尔说:“也许我们应该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也许……有人……逃生。飞机上有救生衣、救生筏,也许我们能帮忙。”

巴德摇头:“那个东西已经粉身碎骨,而且至少在两英里高空。”又摇头说,“警察已经到现场了,他们不需要我们帮什么忙。”

吉尔没言语。

巴德开车上桥,桥通向西汉普顿海滨村。再过五分钟他们就到下榻的旅馆了。

吉尔还是沉思不已,忽有所悟地说:“那束光,那是火箭,是导弹。”

巴德没回答。

吉尔说:“看样子是海面发射的导弹打中了一架飞机。”

“嗯,我们肯定会听到有关新闻报道。”

吉尔看了看后座,发现摄像机还开着,把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。

吉尔向后探身,拿起摄像机,把录像带倒回,按播放键看着取景器,快放。

巴德看了一眼,什么也没说。

吉尔按下暂停键说:“我看见了,整个经过都在录像带上。”她把带子快进,然后又退,如此几次,接着说:“巴德,把车停到路边,快来看。”

巴德没停车。

吉尔放下摄像机,说:“我们把整个事件全录下来了,导弹、爆炸、下落的碎片。”

“是吗?录像带上你还看见了什么?”

“我们两个。”

“那就对了,抹掉!”

“不!”

“吉尔,把带子抹了。”

“也行,但是一定要在旅馆里看看,然后再抹掉。”

“我不想看,现在就抹。”

“巴德,这可能就是证据,有人需要看。”

“你疯了?没人需要看我们在录像带上滚来滚去。”

吉尔没回答。

巴德拍着吉尔的手说:“好吧!我们先回房间,在电视上回放一下,然后再听听媒体如何报道,最后再决定怎么处理,行吗?”

吉尔点头。

巴德看了一眼吉尔,吉尔紧紧抓住摄像机。

巴德知道,吉尔·温斯洛是那种只要认准没错就要把事情做到底的女人,她很可能把录像带交给有关当局,尽管这样做会有损于她个人声誉。至于巴德,她根本不考虑。巴德认为,不管怎样,吉尔看到录像带上的露骨镜头时,她会恢复理智的。否则,巴德就采取点手段让吉尔就范。

巴德说:“你知道,那个……你叫什么?黑匣子,飞行记录器,当局找到它时,就会知道飞机发生了什么事,比我们知道的,也就是比录像带显示的还多。飞行记录器比摄像机强。”

吉尔没回答。

巴德把车开进望湾旅馆的停车场。他说:“我们甚至还不肯定是不是飞机,让我们听听新闻如何报道吧。”

吉尔下了“探险家”,拿着摄像机走向旅馆。

巴德关掉发动机,后面跟着。他心里说:“我才不想像那架飞机一样坠毁,惹火烧身。”



第二部

五年后

纽约 长岛

耍阴谋无理
施诡计有罪

